

傷逝

悲憶韶華

(下)

● 瞿孫韶康

犧牲自己病況遽變

(下) 華韶憶悲

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十三日，今考試院長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，為謝前副總統東閔慶九十大壽，邀韶華作陪。下午送韶華上車時，我說了一句早點回來，韶華以愉快的口吻說：「不會晚啦！」但到八時半九時，還不回家，我心中就七上八下起來。將近十時韶華才進門，倦容滿面，臉色蒼白，我心一驚，果真受涼感冒了。第二天韶華就懶得起床，無精打采，每天早晨屋頂陽台四十分鐘的散步亦停止，食慾不振，體重急遽下降，一個月內即減掉五公斤，這是多麼可怕的警訊。三月二十三日，總統副總統大選投票日，本要開車送韶華至投票所，但韶華堅持要一步步的走去走回，全程雖僅約一千多公尺，對韶華也該是很大的負擔。三月份小組會議那天，韶華說覺得全身無力，勸他請假，他要繳新台幣陸千元的全年黨費，不能請假，臥床休息了幾分鐘後仍出席會議。韶

華對友深情，對黨之忠，對國家之誠，犧牲精神永不減當年，倒也令人敬佩。韶華對人是相當隨和，對事也相當執著，他的生活一向規律，沒有什麼嗜好，也沒什麼消遣，實在顯得有些單調，我特為他裝置電視第四台，第四台節目內容他並不習慣。兒子女兒特再買一箱錄影帶，如相聲、雜耍、國內外的電影、各項特技表演等，但他還是多看原來的三台。

從二月十三日那天晚上開始，我的憂愁倍增，我的焦急更甚，萬一狀況發生，豈不抓瞎，住榮民醫院，離家太遠不方便，兒子不在家，女兒工作雖已調回國內，但對很多繁雜事務，並不懂得如何處理。思之再三，母女商量結果，決定要住離家近的醫院，故先到幾家醫院參觀，但都不理想。感謝上蒼引示，四月二日，韶華腳有浮腫，想必是腎臟毛病，便到書田泌尿醫院求診，適逢院長陳明村門診，進入診查室，我即向陳院長說明病情，及在榮總治療的過程，遂驗尿、照

X光，開三天藥服用，腳腫全消，四月五日複診，陳院長告知腎臟沒毛病，但也再開了幾天藥，我順便問有無病房，可以住嗎？陳院長說當然可以，隨時歡迎。到了四月二十日，韶華面色蒼白，體力不支，體重已減掉十公斤，是個非常緊急的訊息，但當時是週末，韶華支撐到四月二十二日（星期一），先給醫院打電話，約妥下午住院，韶華聽到問：「為什麼不現在去？」

主動要住醫院治療

四年多來他還是第一次主動要去醫院的一句話，當然是非同小可，中午十二時，冒著風雨赴醫院，安排輪椅接韶華下車，在那緊急的情況下，韶華仍想步行進院，他太重視人生尊嚴。書田泌尿醫院，離家近，環境佳，病房寬敞，光線充足，空調適中，設備完善，病床是新式的充氣墊，可隨需要調適，醫護人員照顧細心，院長陳明村對病患親切如家人，沒有住一般醫院的精神壓力。住

院第二天，給紹華輸血一千二百CC後，面色紅潤，精神好轉，飲食由數位好友親自料理，每餐送至病房，他都品嚐知味，電視新聞報導也準時聽看。對探視的朋友們，也能清晰對話，考選部近二十位的老同事，同時進入病房，每位先生女士，分別走到紹華的床前，和他握手致意，他不僅喚出每位同事的大名，連其職稱他都記得一清二楚。五月八日謝前副總統，坐在紹華的床邊，關愛備至，他感激之餘，並催我快恭送謝先生下樓，他不肯讓先生在病房多所逗留。因他再三的催促，謝副總統才站起身來。中央黨部許秘書長還說紹華精神很好，不該有問題，有更多的好朋友得到消息，趕往醫院都沒來得及，紹華就悄悄的一去不復返了！

體恤他人吞忍苦痛

從發現病的那天起，在這四年半的日子裡，紹華沒皺過眉頭，他沒有唉聲嘆氣，不煩躁不發脾氣，不曾懊喪，更不怨天尤人。對工作永遠積極不懈。唯有治病是信賴著我的安排，所以我責任重大，每天都在兢兢業業、小心翼翼，不讓他在精神物質上受到絲毫委屈。住院前住院後，我曾多次問紹華，覺得什麼地方難過？他說沒什麼地方難過，問他哪兒不舒服，他仍答沒哪兒不舒服，但我知道他全身都不舒服，就是不肯由自己口中說出，臨走的頭兩天再問他時，他才說：「我該怎麼說呢！」我深深瞭解他的苦痛與

難過，他怕守在身旁的親人們傷心落淚，他才強忍，他在矛盾中痛苦，在痛苦中矛盾。

兒子回家過完舊年，於二月下旬返工作地前，我曾提醒他：「爸的病情會隨時發生重大變化，屆時可能以緊急電話通知。」兒子聽後在無奈之下，以沉重而矛盾的心情趕赴機場。日後時有電話問爸病情，且說已託請朋友設法幫忙尋良醫、覓良藥。四月初，兒子在電話中非常興奮地告訴我：「最好的藥找到了！且經由醫生告知，爸的病絕對有把握治好，只要喝到五十瓶即會有顯著效果。」後來兒子得知他已住進醫院，立刻急速啟程專往北京親自取藥，於四月二十六日扛回了一百瓶的冷凍藥水。他見兒子辛勤行孝，就高高興興地將那奇腥怪味藥水一瓶瓶的往下喝，兒子坐在他的榻前一瓶瓶的解凍，但喝到第三十瓶時他覺得不能下嚥，兒子滿腔的希望驟然變成絕望，抑不住的親情淚滴滴。

我回家替他準備衣物，返回病房時，他小有嘔吐，原因是大維侄由高雄趕來看他，帶來一盒蛋糕，他不辜負其盛情，便淺嚐幾口，天啊！千小心萬小心，我寸步不離，就是怕出差錯，責兒子看護不週，兒子也頗感內愧內疚。第二天仍有間歇性的嘔吐，我心緒大亂。十一日上午接獲病危通知，我和子女圍守在他身旁，由偵測器中，看着他血壓升降，看著他的呼吸脈搏快快慢慢，我撫摸著他的頭，他睜大雙眼對我凝視，在我

倆目光交視中他垂下頭，但他仍睜眼依依戀戀，我對他低聲耳語，他才瞑目心安。他走的從容不迫，他走地安詳順利，我只有含淚默默，為他洗淨身子，撲上爽身粉，穿戴整整齊齊，我和兒子女兒孫子與侄孫曉侃，並有兩位青年至友同護送紹華至第一殯儀館太平間，於八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深夜，和他作了無言的永別，黑夜淒淒，上蒼負我嘆奈何！

我常常勸紹華，千萬不要因不好意思而過累，他的病一旦爆發會不可收拾，任何會議別自己主持，宴會提前退席，否則他會後悔，我說的很煩，他聽的更厭。正式住進醫院躺在病床，看他的表情，腦子裡有太多的後悔在旋轉。平時沒相互討論過病情，住進醫院沒提過後事，我雖多次引言，他卻迴避不談。他是對我太過體諒，怕給我增多困擾，或許是太相信我，相信我會替他妥當的安排，實在我沒有這方面的常識，更沒有處理如此大事的本領，反覆思考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以瞎子摸象的方式為之。送他進太平間當夜，即擇定吉日吉時蓋棺之祭，並訂妥了「景行廳」。向「久大葬儀社」老闆洽妥，把靈堂要佈置地莊嚴肅穆，鮮花滿廳，並不通知任何一位長官朋友，不接受任何饋贈。且精選進口玉石骨灰罈，以茲供奉。一切安排妥當，不料分別接獲總統府及中央黨部電話，問我對紹華的告別式如何決定，認

為我的決定，有倉促草率之嫌，中央黨部和總統府秘書長，諸位資政大老先後蒞臨，說

韶華為國效力有功，總統關懷，好友追思，不能不報告長官，不能不通知朋友，他是國家的公務員，不可由我一人作主，令我有無言以對之愧，故此，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上午，偌大的景行廳，輓額輓聯掛滿四周

，排排的花籃沒有空隙，好友齊聚，總統和長官，都在韶華靈前行祭。諸多大老給他分別以國旗黨旗覆棺，五月二十一日，許秘書長已將黨主席頒發的一等獎章送至韶華的靈前，隨後總統頒發的褒揚令也送來。五七那天的上午，國史館潘館長和朱副館長，又率領眾多的同仁，到「華嚴蓮社」韶華的靈前舉香祭拜，他榮獲長官太多寵愛，獲得太多太多好友們的深情友愛，韶華走得瀟灑洒洒，滿載而歸，留我孤孤單單！

不擅保養親人遺憾

其實韶華很可再享些時日的天倫之樂，就因自己太不注意病體的保養。所以才有莫奈何。往事不多提，僅幾個近例就夠我心急，如去年醫生再三叮囑，千萬不可感冒勞累，少出門，不參加會議，坐久會影響腰部。但兩天過後，他習慣性的午覺不睡，即參加李前故監察院長夫人治喪委員會，不巧，司機遲到，急得他滿屋轉來轉去，勸他別急，不但不聽，反而下樓，要自己叫計程車，女兒追趕阻攔，幸爾司機趕到，送他到同鄉會

，卻未見到任何一位與會人員，結果是敗興而返，健康豈不受損。

醫生也叮囑他，不能勞累，不能曬太陽，打球應該停止，他也作了不再打球的決定，可是吳董事長幼林，一來電話，他就準備球俱。

有一次韶華感到疲倦，提早上床休息，這時吳董事長來電話，希望韶華親自接聽，他手握聽筒連連說好，立刻電話通知司機，明早還是去球場。原因是他二位共乘一車，為了他多睡半小時，我建議司機先接吳董事長，他堅持不肯，理由是不好意思。所以每次都是他親自接，回家時又親自送，並非偶爾一兩次，每次都是同去同回的球友，又是要好的朋友，為了健康，吳董事長一定諒解，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他太不懂自助。

更不可思議的是？八十五年四月二日，他的病情已有了不可收拾的變化，上午亦到醫院看過醫生，但接馬前監察委員少爺電話，通知說馬慶瑞委員華誕之慶即屆，我速將壽禮備妥，準備下午前往馬府送壽禮，不幸彬彬看電視學特技，不小心將一寸半長的鋼釘吞嚥下肚，急急忙忙送他到榮民總醫院，同時也電話請蕙若姪女來陪伴韶華。當晚我和女兒等候在手術室門外，時值深夜，吳主任醫師走出手術室，說鋼釘未取出，只好明天再照X光，看釘子移到什麼部位，再另行設法。孩子凶吉未卜，我們通宵未閉眼，但女兒也不放心父親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趕回家

，不料正遇韶華準備要出門，到馬府拜壽，韶華已體弱站立不穩，時時刻刻都怕他跌跤

生意外，為趕拜壽出了錯，豈不後悔，女兒左攔右阻都擋不住，只好在情急之下搶過壽禮，自己前往馬府代表他給馬委員拜壽，才算解了圍，我在醫院等得心焦心急。他和馬委員是六十多年的交情，晚兩天祝壽有何不可，因病不拜壽又有何妨，馬大哥若要知道韶華對他如此的尊敬，對他如此的濃情厚義

，他一定會感傷難過，更會對韶華追思不忘。韶華如此執著，對健康傷害該多麼重啊！韶華為什麼不為自己的健康著想，總是把不好意思擺在前頭？去年（八十四）年三月底，總統府吳秘書長特來家告訴韶華的辭呈總統已批准，他高興之餘，大有百無禁忌之舉；想到球場打次球，我說天氣好的話就去散散步，和三陽隊的球友們見面，一同吃過午飯就回家，他認為不打球專趕去吃午飯多不好意思。他腦子裡為什麼裝這麼多的不好意思？

說到這兒，引起了我難以忘懷的一件事，就是八十二年的五月，他在榮總病房，由昏迷中醒來，體力亦漸恢復中，我想用輪椅推他到病房外看看，醫生說千萬不可以，左右鄰房都是重病患，外面都是細菌，太易受感染。他聽到，我也再三的對他重覆又重覆，第二天早上，我一轉身人不見了，我忙到護理站，上班時間未到，值班護士小姐說沒看到，我圍著護理站繞了好幾圈，然後下到

一樓。環顧四周，再折返九樓，仍不見人影，萬一跌倒豈不是禍不單行？若被細菌感染，當是一發不可收拾。急得我兩眼冒金星，雙腿發軟不受支配。幸爾轉念，急忙衝下三樓病房，果真是和檢查膽結石的二弟福亨，正在促膝而談。手足情深，理所當然，不顧自己的生與死，一心一意看弟弟，誠可貴情感人，令人敬而又羨慕。但在此時此刻與此地，實在太不相宜，他給我精神上增加了太大的負擔，我是多麼願意把我的壽期勻撥給韶華幾年。

可惜他不懂得愛惜自己寶貴的生命，更不懂助人助天助的道理，所以韶華留給了

親人們數不盡的哀傷與悲痛，在這一百天的日子裡，我餐餐落淚難下嚥。全家大小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。

走筆至此，已是凌晨時刻，雙目澀澀，卻無睡意，伏案閉目，瞬時間，見一大會堂，燈光耀眼炫目，似一面大大的明鏡高懸頂上，寬敞的大會堂，莊嚴氣派，已過世二十多年的司法部前主任秘書周治平先生，手持黃色卷宗，站立在大會堂左側，右側也有幾位先生站立，周先生一面作手勢，一面呼喚著韶華，請他站在大會堂正前方，似是接受封官進爵的儀式，又像是準備宣誓。猛然一驚，力睜雙目，環顧室內，仍是空屋我獨坐

，轉身向韶華問何故，他仍不語釋我疑。隔天特訪寺廟成一大師，將我所見詳述給他聽，成一大師釋言：「人離陽間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有三種情況，一般的普通人在七七內會投胎轉世。在陽間作惡多端陷害別人的壞人，就被送往地獄，亦有的在在外流浪，在陽間積德修善樂助別人的好人，到極樂世界，會在特定期間內，按階級分配職務。」在極樂世界地國度裡，對善惡的分界有這麼清楚與公平嗎？有沒有民意代表？韶華的職務還需要受審嗎？無論擔任什麼職務都要注意健康，無論在哪兒，都別忘掉兒孫和我，這是對韶華最後的請求。

中外文庫
之三十四

鐵血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叁百伍拾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嚴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

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忠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